



徐志摩全集

7

·補編·

小說·戲劇集

510257

徐志摩全集

7

·補編·

小說·戲劇集



90510257



上海書店

目錄

(一) 創作小說

瑞女主

(二) 翻譯小說

渦堤孩 (Baron de La Fonqué)

瑪麗 (James Stephens)

伏爾泰 (Voltaire)

蒼蠅 (K. Mansfield)

Daring (James Stephens)

半天玩兒 (A. Huxley)

璫女士

璫女士在前房已扣好了大衣，揷上了手提包，預備出門到車站，忽然又跑回亭子間去，一邊解着衣扣，從床上抱起啼得不住聲的兩個月孩子，急匆匆的把他向胸口偎。孩子含上了自己母親的奶就不哭，搖着一支紫薑似的小手，彷彿表示快活。但這樣不到一分鐘她又聽到前房有脚步声，她知道是黑來了。她想往外跑，但孩子那一張小口使勁的噙住了娘的奶頭除非她也使很大的勁就擺脫不了這可愛又可憐的累贅。黑準有消息，聽他那急促的脚步聲就知道。他不說他再想法到崔那裏去探問口氣嗎？要是有希望倒是最簡捷，目前也省得出遠門撞木鐘去。但如果這一邊沒有轉機，她這回去，正怕是黑說的，盡我們的本分，希冀是絕無僅有的了。她覺得太陽穴裏又來了一陣劇烈的抽痛，她一雙手機械的想往上伸，這一鬆勁幾於把懷抱着的孩子掉下了地。她趁勢縮退了胸口，把孩子又放在床上，一轉身跑回了前房去。

黑站在火早已完了僅剩一些熱氣的壁爐前低着頭，她走進房也沒有注意。璫女士先見

到他的一隻往下無力的掛着的手，分明凍得連舒展都不能自由的，又見到他的側臉，紫灰的顏色，像是死；她覺得眼前一闇，一顆心又虛虛的吊了下去。她再沒有能力開口，手脚都是癱軟了的。她在房門口停着，一手按着一個不曾扣上的衣紐。

還是黑的身子先動，他轉過臉望着她。她覺得他的笑容，也是死灰的——死灰的微笑散布在死灰的臉上，像是一陣陰涼的風吹過凍滯的雲空。慘極了！我懂得那笑容，我懂，她心頭在急轉，你意思是不論消息多麼壞，不論我們到什麼絕境，你不要怕，你至少還有我一個朋友，你不要愁，即使臨到一切的死與一切的絕，我還能笑，我要你從我這慘淡的笑得到安慰，鼓起勇氣。

勇氣果然回來了一些。她走近了一步。『你冷了吧，黑？』

『外面雪下得有棉花樣大，我走了三條街，覓不到一輛車。我脖子裏都是雪化的水。』

他又笑了。這回他笑得有些暖氣，因為他說的時候想起做孩子時的惡作劇，把雪塊塞進人家的衣領，看他渾身的扭勁發笑。

『你也餓了吧？』

『一天水都沒有喝一口。但不是你說起我想都想着。』

『現在你該想着了。後房有點心，我去拿給你。』但她轉不到半個身子，脚又停住了，有一句話在她的嗓子裏衝着要出來。她沒有走進房那句話已經梗着她的咽喉。『怎麼樣了？』怎麼樣了？她覺得不僅她口裏含着這句話要吐，就她那通身筋肉的緊張，心臟的急跳，仿佛都是在要迸出那一句問。怎麼樣了？這一響是她忍着話，還是話忍着她，她不知道。實情是她想能躲姑且躲。她不問了他冷嗎？她不問了他餓嗎？她現在不是要回後房取點心去嗎？黑爲了朋友，爲了一點義氣，爲了她們母子，在這大冷天不顧一切整日整夜的到處跑，她能不問他的飢寒嗎？也許他身上又是一個子兒都沒了。他本就在病，果然一病倒，那她唯一的一支膀臂都不能支使了，叫她怎麼辦？他的飢寒是不能不管的。但同時她自己明白她實在是躲在躲，因爲一看他的臉她就知道他帶來消息的形狀是那一路的。就像是你非得接見一個你極不願見面的人，而多挨一忽兒不見也是好的。不，也不定是怕。她打從最早就準備大不了也不過怎麼樣。大不了也不過怎麼樣！比方說前天黑一跑進來就是事情的盡頭；如果他低着聲音說『他已經沒了』，那倒也是完事一宗，以後她的思想，她的一切，可以從一個新的基礎出發，她

可以完全知道她的責任，可以按步的做她應分做的事，痛苦又艱難當然，但怎麼也比這一切都還懸掛在半空裏的光景好些，爽快些。可憐胸口那一顆熱跳的心，一下子往上升，一下子往下吊，再不然就像是一個皮球在水面上不自主的飄着浮着，那難受竟許比死都更促狹。再加那孩子……

但她這一躊躇，黑似乎已經猜到她心裏的糾紛，因為她聽他說：——

『肚子餓倒不忙，我們先——』

但她不等他往下說急轉過身問：『還用着我出門不？』

『你說趕火車？』

『是的。』

『暫時不用去，我想，因為我看問題還在這邊。』他說。

她知道希望還沒有絕。一個黑，一個她，還得綑緊了來，做他們的事。奶孩子終究是個累贅。黑前天不說某家要領孩子嗎？是直接給了他們不好嗎？藥即使回來也不會怪我。他不常說我的懷孕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嗎？他不早主張社會養育孩童嗎？很多母親把不能養育的

一點骨肉放到育嬰場所或是甚至遺棄在路旁。那些母子們到分別時也無非是母親的眼淚泡着孩子的臉，再有最後一次的喂奶！方才那一張小口緊含着乳頭微微生痛的感覺又在她的前胸可愛的逗着，同時鼻子裏有一陣酸——喔，我的苦孩子——

但她不能不聽黑的消息。

『怎麼樣了呢？』她問。

話是說出了口，但她再不能支持全身的虛軟，她在近邊一張椅子上坐下了。

她聽他的報告，她用心的聽；但因為連日的失眠以及種種的憂煩，她的耳鼓裏總是浮動着一種搖晃不去的煩響，聽話有些不分明。黑的話雖則說得低而且常有斷續，論理她應得每個字都聽得分明；但她聽着的說至多只是抓總的一點意思，至於單獨的字她等於一個都不曾聽着。這一半也因為提到了崔她的黑黝黝的記憶的流波裏重複浮起不少早經沉澱了的碎屑，不成形的當然，但一樣有力量妨礙她注意的集中。她從不曾看起過崔，雖則那年他爲她顛倒的時候她也曾經感到一些微弱的憐意。他，是她打開開始看透了的。論品，先就不

高，意志的不堅定正如他的感情的輕浮。同時她也從他偶爾爲小事發怒的凶惡的目光中看出他內蘊的狠毒與殘暴。蘩有好些地方不如崔；他從不爲自己打算，不能絲毫隱藏或嬌柔他的喜怒；不會對付人。他是鄉下人說的一條「直頭老虎」。但她正從他的固執裏看出他本性的正直與精神的真摯，看出他是一個可以到底的朋友。這三四年來雖則因爲嫁給了蘩遭受到無窮的艱苦，她不會知道過一整天的安寧；雖則他們結婚的生活本身也不能說是滿意，她却從不會有一時間反悔過她的步驟。在思想上，在意見上，在性情上，她想不起有和蘩完全能一致的地方，但她對他總存着一些敬意，覺得爲這樣的人受苦犧牲決不是無意義的。她看到崔那樣無恥的賣身，賣靈魂，最後賣朋友，雖然得到了權，發到了財，她只是格外誇獎她當初準確的眼力，不會被他半造作的熱情所誘惑。每回她獨自啃着鐵硬的麵包，她還是覺得她滿口含着合理的高傲。可憐的黑，他也不知倒了那輩子的霉，爲了朋友不得不卑微的去伺候崔那樣一個人。她想見他踞坐在一張虎皮椅上，手裏拿着生殺無辜的威權，眼裏和口邊露着他那報復的凶惡與驕傲，接見手指僵成紫薑嗓音乾得發沙的黑。黑有一句話他有十句話。而且他的沒有一字不是冠冕，沒有一句不是堂皇。鐵錚錚的理滿是他的。但更嘔人的是

他那假惺惺！說什麼他未嘗不想迴護老朋友，誰不知道我崔某是最講交情的，但蘩的事情實在是太嚴重了，他的責任和良心都告知他祇能顧義不顧親，那有什麼法子？除非蘩肯立刻自首，把他的夥伴全給說出來，自己從此回頭，拿那一邊的秘密獻作進身的禮物——果然他肯那麼來的話，他做朋友的一來爲公家收羅人才，二來藉此幫忙朋友，或許可以拚一個重大的肩仔，向上峯去爲他求情，說不定有幾分希望。好，他自己賣了朋友就以爲人人都會得他那樣的無恥！他認錯了人了，惡鬼！果然蘩可以轉到那一路的念頭，那還像個人嗎？還值得她的情愛，還值得朋友們爲他費事嗎？簡直是放屁！喔他那得意的神氣！但這還不管他。他的官話本是在意料中；最可惱的是他末了的幾句話，那是說到她的。什麼同情，什麼哀憐，他整個的是在狠毒的報復哪！說什麼他早就看到她走上那條絕路，他這幾年沒有一天不可惜她的剛愎，現在果然出了亂子，她追悔也已太遲不是，但——這句話璫女士是聽明白了的，很分明——但璫女士何妨她自己請過來談談呢？還有一句：『我這裏有的是清靜的房間！』這是他描準了她的高傲發了最勁的一支箭！璫女士覺得身子一陣發軟，像是要量。够高明的，這報復的手段！

瑞女士獨自在黃昏的街邊上走着。雪下得正密，風也刮得緊，花朵在半空裏狂舞，滿眼白茫茫的，街邊的事物都認不清楚了。街上沒有車，也沒有人。她只聽得她自己的橡皮鞋在半泥濘的雪地裏接啞的聲音。她的左手護着一件薄呢大衣的領口，（那件有皮領的已到了押店裏去，）右手拿着一瓶牛奶，奶汁在紙蓋的不泯縫處往外點點的溢出，流過手背往下滴，風吹上來像是細繩子縛緊了似的隱隱生痛，手指是早已凍木了的。孩子昨天晚上整整的哭鬧了一夜，因為她的奶也不知怎麼的忽然的乾了，孩子的小口再使勁也不中用，孩子一惱就咬，恨不得把這乾枯的奶頭給咬了去，同時小手脚四散的亂動，再就放開了口急聲的哭，小臉小脖子全脹紅了的。因為疼孩子就顧不得自己痛，她還得把一個已經咬腫了的奶頭去哄他含着，希望他哭累了可以睡。因此她今晚又冒大雪出來多添一瓶奶。

她一個人在晦盲到了極度的市街上走着。雪花飄落在她的髮上，打上她的臉，糊着她的眼眉。頂着一陣陣吼動的勁風她向前挪，一顆心在單薄的衣衫裏火雜的跳。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冷砭骨的冷，昏沉，泥濘，壓得人倒的風雪！她一張口呼出一團白雲似的熱氣，衝進雪的

氛圍，打一個轉，一陣風來捲跑了。冷氣頓時像毒心的搶入她的咽喉，向着心窩裏直割，像一把鋒利的刀。她眼前有三個影子，三道微弱的光芒在無邊的昏瞶中閃動。一個是她的孩子，花朵似的一張小臉在綠葉堆裏向着她笑，仿佛在說『媽媽你來！』但一轉眼它又變了不滿兩月的一塊肉在虛空的屋子裏急聲的哭。她自己的眼裏也站起了兩大顆熱淚。又一個是蘩在黑暗的深處，在一條長極了的甬道的底裏他站着，頭是蓬的，脚是光的，眼裏燒着火，他還是在叫喊，雖則聲音已經細弱得像遊絲，他還是在鬥爭，雖則毒蛇似的鐐鍊已經盤繞着他的肢體……『璫，你怎麼還不來？』她聽他說。那兩顆熱淚筆直的淌了下來。再有一個是黑。她望着他的瘦小的身子在黑刺刺的荆棘叢裏猛闖，滿臉滿手都扎得血酸酸的，但他還是向前胡鑽，仿佛拿定了主意非得用血肉去拚出一條路來！再一掣眼他已經轉過身來站在她的跟前，一個血人，堆着一臉的笑，他那獨有的微弱的悻悻的笑，對她說：『蘩，真的我一點也不累！』璫女士打了一個寒噤，像是從夢魘裏掙醒了回來，一輛汽車咆哮了過去，泥水直濺到她的身上，眼前只見昏暗。她一手還是抓緊着那冰冷的奶瓶。兩支腿則還在移動，但早已僵得不留一些知覺。她一隻手護緊她的胸口，護住她的急春着的心。這時候只要她一放鬆她自己，她

立即可以到落在路旁，像一捆貨物，像一團土，飛出了最後的一星意識，達到了極樂的世界。但是她不，她猛一搖晃，手臂向上一抬，像是一隻鳥豁動它的翅膀，抬起了頭，加緊了脚步，向着黑暗與風雪衝去——一個新的決心照亮了她的靈府，她不愁沒有路走，不怕沒有歸宿。最後的更高的酬報是在黑暗與風雪的那一邊等候着，她不停頓的走着。她不停頓的走着。

.....

風越刮得緊，雪越下得密，她覺得她內心的一團火燒得更旺，多量的熱氣散布到四肢百骸，直到毫髮的頂尖。『你們儘來好了。』一個聲音在叫響。一種異常的精神的激昂占住了她的全人。你們儘來好了，可愛的風，可愛的雪，可愛的寒冷，可愛的一切的災難與苦痛，我知道你們都是爲了我才有的；我不怕；我有我的潑旺的火，可以克制你們一切的伎倆。你們不要妄想可以嚇得我倒，壓得我倒！我是不怕的，我告訴你們：她覺得她胸膛裏汹汹的嗓子裏毛毛的有一股粗壯的笑要往外衝，要帶了她的身子望高空裏提。這笑就可以叫一切的鬼魅抖戰，她想，心頭一閃一閃的亮。

她將近走到寓所時，忽然瞥見烏黑一堆在一家門口雪泥揉凇的石級上寓着。她心裏一

動，但脚步已經邁過。『不要是人吧。』她飛快的轉念。更不猶豫，她縮回三兩步轉向那一堆黑黑的留神的察看。可不是人嗎？一塊青布蒙着腦袋，一身的襤褸刺蝟似的寓着，雪片斜裏飛來，不經意的在點染這無名的一堆。『喂！你怎麼了？』她俯身問。從夢裏驚醒似的，一個破爛的頭面在那塊青布底下探了出來。她看出是一個婦人。『坐在這兒你不要凍死嗎？』她又問。那婦人還是悶的不作聲。在冥暗中瑞女士咬緊了牙辨認那苦人的沒人樣的臉。喔，她那一雙眼！可憐她簡直不能相信在這樣天時除了凶狠的巡捕以外還有人會來關心她的生死。她那眼裏有恐懼，有極度的饑寒，有一切都已絕望了的一種慘淡的空虛。瑞女士一口牙咬得更緊了。『你還能說話嗎？』她問。那苦人點點頭，眼裏爆出粗大的水。她手臂一鬆開，露出她懷抱裏——瑞女士再也不會意料到的——一個小孩。稀小的一個臉，口眼都閉着的。『孩子？——睡着了嗎？』她小聲問，心裏覺得別樣的柔軟與悲酸。忽然張大了眼，那婦人——臉上說不清是哭是笑——『好小姐，他死了。』

一陣惡心，瑞女士覺得渾身都在發噤，再也支撐不住，心跳得像發瘋。她急忙回過臉，把口袋所有的洋錢毛錢銅子一起掏了出來，丟在那苦人坐着的身旁，匆匆的一揮手，咬緊了牙

急步的向前走她自己的路。

.....

『人生，人生，這是人生。』她反復的在心裏說着。但她走不到十多步忽然感到一種驚慌；那口眼緊閉着像一塊黃臘似的死孩的臉已經佔住她的浮亂的意識，激起一瞬息迷離的幻想。她自己的孩子呢？沒有死吧？那苦女人抱着的小屍體不就是她自己的一塊肉吧？她急得更加緊了脚步，彷彿再遲一點她就要見不到她那寶貝孩子似的。又一轉念間，她的孩子似乎不但是已死，並且已經埋到了不留影蹤的去處，她再也想不起他，她得到了解放。還有蘩也死了，一子彈穿透他的胸脯打死了，也埋了，她再也想不起他，他得到了更大的解放。還有黑——

但她已經走到了她寓處的門口，她本能的停住了。她先不打門，身子靠着牆角，定一定神，然後無力的舉起一支手在門上啄了兩下。『黑也許在家。』她想。她想見他出來開門，低聲帶笑的向她說，『孩子還沒有醒。』誰也沒有像他那樣會疼孩子。大些的更不說，三兩個月大的他都有耐心看管。他真會哄。黑是真可愛，義氣有黃金一樣重，性情又是那樣的柔和。他

是一個天生的好兄弟。但璫女士第二次舉手打門的時候——已經開始覺得興奮過度的反響，手脚全沒了力，腦筋裏的抽痛又在那裏發動。黑要是够做一個哥哥兼弟弟，那才是理想的朋友。天爲什麼不讓他長得更高大些，她在哀痛或極倦時可以把腦袋靠着他的肩膀，享受一種只有小孩與女人享受得到的舒適。他現在長得不比她高，她只能把他看作一個弟弟，不是哥哥，雖則一樣是極親愛的。

但出來開門的不是黑，是房東家的人。璫女士急步走上樓，隱隱的有些失望。孩子倒是睡得好好的，捏緊了兩個小拳頭在深深的做他的小夢。她放下了買來的奶瓶，望着堆繡着冰花的玻璃窗，站在床前歎了一陣子。『黑怎麼還不來？』他正在想，一眼瞥見了桌上一個字條，她急急的拿起看，上面鉛筆縱橫的寫着：

來你不在。孩子睡得美，不驚他。跑了一整天，想得到的朋友處都去過。有的怕事，有的敷衍，有的只能給不主動的幫助。崔是無可動搖，傳來的話只能叫你生氣，他是那樣的無禮。我這班車去××，希望能見到更偉大的上峯，看機會說個情講個理，或許比小鬼們的臉面好看些也說不定。你耐心看着孩子，不必無謂躁急，只壞精神，

無補益。我明晚許能趕回。黑。

她在床前的一張椅上坐下了，心頭空洞的也不知在付些什麼。窮人手抱中那死孩的臉趕不去的在她的眼前晃着。她機械的伸手向枱上移過水瓶來倒了一口水喝。她又拿起黑的字條，從頭看了又看，直到每一個字都看成極生疎的面目，再看竟成了些怕人的屍體，有暴着眼的，有聳着枯骨的肩架的，有開着血口的，在這羣鬼相的中間，方才那死孩的臉在那裏穿梭似的飛快的閃着。同時金鐵擊撞和無數男女笑喊的繁響在她的耳內忽然開始了沸騰。

她覺得她的前額滋生着驚悸的汗點，但她向上舉起的手摸着的只是鬢髮上雪化了水的一搭陰涼。她歎了一口氣，搖了搖頭；『我這是瘋了還是傻了？』她大聲的說。『就說現在還沒有』，她想，『照這樣子下去要不了三五天我準得炸！這是一個什麼世界。那兒都是死的勝利？聽到的是死的歡呼，見到的是死的狂舞，一切都指向死，一切都引向死。什麼時代的推移，什麼維新，什麼革命，只是愚蠢的人類在那裏用自己骨肉堆造紀念死的高塔，這塔，高頂着雲天，它那全身飛滿的不是金，不是銀，是人類自己的血，尤其是無辜的鮮艷的碧血！時間是一條不可丈量的無鑿的毒蟒，它就是愛哺啜人類的血肉。